

和北海一起成长

段 扬

结缘北海

人与人之间相处，是要讲缘分的；人与城市之间的聚散，也是要讲缘分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何世界上有数十亿人口，你偏偏只和那么几个人亲密接触；地球上的城市有千千万万座，你恰巧会来到某座并非你故乡的城市久居。

北海，就是一座和我有缘分的城市。

我和北海结缘，是从一首歌曲开始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西南华南五省区的词曲作家们联合发起了一个“五彩霞歌会”，由五省区的音乐家协会和音乐文学学会轮流做东，邀请五省区较有成就的词曲作家，聚集一堂，研讨歌曲创作艺术，一起采风，一同创作新歌，演唱新歌，以此来推动五省区的歌曲创作。1991 年，轮到广西做东，广西音乐家协会和音乐文学学会把举办“五彩霞歌会”的地点，定在了南珠之乡北海，时间是盛夏六月的上旬。那时，我还在家乡贵州工作，正热衷于歌词创作，发表了许多歌词作品并多次获奖，以贵州省歌词作家的身份，应邀来到北海，参加了“五彩霞歌会”。在会务组的安排下，住进了当时北海最漂亮的宾馆——皇都大酒店。

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对北海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北京有一个北海公园，并不知道广西有座海滨旅游城市叫北海。

那时的北海，还没有名气，市区显得额外宁静，从皇都大酒店步行到北部湾广场，宽阔的马路上见不到几个行人，人行道两边的大榕树树荫下，偶尔可见一两个三轮车夫，懒散地靠在车座旁等候顾客。

这次“五彩霞歌会”，共有五天的日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第一个活动，是在北海市政府小礼堂听北海市长帅立国做报告，介绍北海市情。帅市长高大魁梧，英俊潇洒，气质不凡，口才甚佳，给五省区来的词曲作家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有人开玩笑说：“这位市长，真是名副其实的‘帅’市长。”介绍完了北海市情，帅市长向词曲作家们提出了要求。他说，北海是南国珠城，珍珠之乡，盛产全世界最好的海水珍珠南珠，北海即将举办“珍珠搭台，经贸唱戏”的首届国际珍珠节，需要一首以珍珠为主题，或者歌唱北海美丽风光风情的珍珠节节歌。词曲作家们谁能写出一首好歌来，像《太阳岛上》《鼓浪屿之波》《请到天涯海角来》那样传唱，给北海扬名，北海市政府奖励一万元。那时候，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才 200 元左右，一万元相当于四五年的工资，算是巨额奖金了。词曲作家们深受鼓舞，跃跃欲试，都想为北海写一首好歌。

随后，北海市政府安排词曲作家们观看了介绍北海风光风情的影片，安排词曲作家们参观了水族馆、珍珠公司，游览了山口红树林、合浦东坡亭、白龙珍珠城，又安排词曲作家们到银滩观海冲浪。那时的银滩还不叫银滩，叫白虎头沙滩，还只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自然景观，游人寥寥无几，银沙碧海，鸥舞帆翔，给人以“喜茫茫空阔无边”的感觉。如此美丽的海滨景色，词曲作家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欢呼着扑进大海，接受海潮的拥抱，浪花的亲吻，沙滩的抚摩，阳光的照耀。

每天参观游览之后回到宾馆，词曲作家们都不顾疲劳，埋头创作。初次与大海亲密接触，令

我激情如潮，灵感飞逝，一连写了五首赞美北海的歌词，算是歌会上写得最多的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一首歌词，名叫《我是北海人》，是把北海当成了自己的家乡，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写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从小在北海生长/经历过大海的风浪/大海赋予我宽广的胸怀/性格坦诚豪放/我爱家乡的大榕树/体魄榕树般健壮/我爱家乡的凤凰花/我有凤凰花般火红的理想/我是北海人/我是北海人/站着是北海的一株木棉/躺下是北海的一片土壤/继承北海光荣的过去/开创北海未来的辉煌”。有几位作曲家很喜欢这首歌词，拿去谱了曲，其中的一首旋律优美动听，由广西的歌手在歌会的新作品演唱会上演唱，受到了好评。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暗地里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写出这么一首歌词来呢？也许是接受了某种神示吧，如果真有神示的话。因为这首歌词对我的人生来说，具有预言的性质。一年半之后，我真的成了北海人。

那次“五彩霞歌会”，我和广西的几位青年词曲作家交上了朋友。他们问我：“对我们北海印象如何？”我答道：“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他们说：“既然印象这么好，调到北海来工作怎么样啊？”当时的北海虽然是地区级的行政建制，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是，无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像有待开发的白虎头沙滩那样，还是一片冷清，连一份像样的报纸和刊物都没有。我当时在家乡贵州省六盘水市文联工作，是文联办的文学期刊《新都市文学》的常务副主编。我是把编辑工作和文学创作视为终生事业的，最注重的是文化氛围，北海暂时还没有我需要的文化氛围，因此不适合我。我婉言谢绝了广西文友的好意。

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和某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冥冥之中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促使你不断和这座城市重逢。

1992年6月，我到南宁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在南宁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时，北海作为大西南的重要出海通道，出人意料的火热起来了。国内外的报刊、电台、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北海的大开发、大建设，描绘了北海光辉灿烂的前景，把北海誉为下一个深圳。广西的文友又旧事重提，建议我抓住机遇，调到北海工作，并列举了一大堆应该移居北海的理由，说得我动了心。

此时，北海市长帅立国恰巧到南宁开会，接待我的广西文友跟他熟识，便领我去见了帅市长，把我推荐给他。因为到广西来是来采写报告文学的，什么个人的资料都没带，只带了刚出版的两本新书。那些年我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两本新书都是报告文学集。这两本新书是我带到南宁来送给文友的，文友便拿了出来，给我做证明自己个人能力的资料。

见了帅市长，他翻看了我的两本新书，听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爽朗地说：“北海的大开发、大建设，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北海市政府马上就要面向全国大招聘了。你年轻有为，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我决定要你了。但是，我建议你先到北海看看，再做最后的决定。三天后的下午5点钟，我在北海市政府我的办公室等你。”

三天后，我来到北海。这时的北海，已经不是一年前那种冷冷清清的光景了。街道上，车如流水人如潮。从市区到郊区，到处都矗立着五颜六色的巨幅广告牌，从广告牌上可以看出，海内外的许多大公司都进入了北海。巨幅广告牌中，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北海后起之秀，前途无量”的广告牌，和“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北海”的广告牌格外引人注目。街道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横幅，写着鼓舞人心的标语口号。此情此景，令我心潮澎湃，热血奔涌，产生出想立刻加

入北海开发建设大军的冲动。

帅市长约定见我的时间到了，突然刮起了台风，下起了暴雨。我暗自笑道：这是北海对我的考验，我要经得起这个考验呀！我顶风冒雨，搭了个三轮车，来到北海市政府帅市长的办公室，他果然如约在等我。我刚落座他便问我：“下定决心来北海了吗？”

“下定决心了。”我答道。

“那好。”他说，“你有什么要求？”

“要求就两条。”我说，“第一，干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好做北海开发建设的吹鼓手。第二，老婆孩子一起来，免除后顾之忧。其他的没有了。”

帅市长笑了，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说：“好，像个开发者！”他当即给我写了张条，要我去找北海市委宣传部长庞志显，具体落实夫妇二人的工作单位。

我是在北海市中医院的病房里见到庞志显部长的，他当时不幸摔跤，腿部骨折，正在住院治疗。他腿上绑着夹板，躺在病床上，看了帅市长写给他的推荐我的纸条，便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北海适合我的工作的单位，任我选择。

此前我和广西的文友商量过，如果调到北海，该选择什么样的单位。文友建议我，既然是闯海，就要打破旧观念，应该选择更具挑战性的报社。报社不但收入高些，还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去观察北海，认识北海，熟悉北海，积累写作素材，以便将来更好地抒写北海。我认为文友的建议不错，便选择了刚创办的《沿海时报》。妻子是医生，我便为她选择了北海市人民医院。庞部长要我回去静候佳音，他一定派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夫妇办好调动手续。

移居北海

从北海回到我工作和生活的高原煤都六盘水市才一个月，我就收到了北海市人事局发来的商调函。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六盘水市委决定提拔我为市文联副主席，这是一个文化部门的副处级职务。这一年，我36岁，如果我不走，将成为我的家乡贵州高原的地市级文联中最年轻的副主席。

那时候，闯荡深圳、海口、广州、佛山、惠州等沿海开放城市，在我的家乡贵州高原形成了风潮，我的许多有文凭、有专长、有能力的同事和朋友，都纷纷出山下海，举家移居开发建设如火如荼、经济收入也比内地高得多的沿海开放城市。我妻子受她那些出山下海取得成功的同事朋友的影响，竭力怂恿我出山下海。思量再三，对大海的向往与渴望，最终胜过了对大山的依赖与眷恋，我们夫妻出山下海的决心，是三头老牛也拉不回的了。

我费尽周折地说服了盛情挽留我的六盘水市各级领导，说服了即将退休决定投奔我到六盘水市定居养老的双亲，抛弃了收入不高却衣食不愁、悠闲自在的内地文化人生活，携妻带子，来到了已经成为海内外投资热点的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加入了开发建设大军。

到单位报到之后，我去见帅市长，他见我真的来到了北海，很高兴，对我说：“好好工作，用你手中的生花妙笔，多为咱们北海的大开发、大建设鼓与呼。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来找我。”

一家三口移居北海，遇到的第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是住房问题。我的新单位《沿海时报》

刚刚成立，连办公室都是租用的，无力为我解决住房问题。妻子的单位呢，报到时像签卖身契似的，先签一纸五年之内不得向单位申请住房的协议，否则不给办理调入手续。一家三口只得租房居住。北海房租之贵，大大出乎于我们夫妇的意料。

为了降低一点租房的费用，我约了几位同来闽海的贵州老乡，在一个窄街小巷的当地居民聚居的小区，合租了一幢三层楼的破旧民房栖身，我们一家三口分得两间房，一间做夫妻俩的卧室，一间给儿子住，厨房和卫生间大家共用。由于是临时住所，只能买些廉价的低档家具凑合着使用，我视为性命的三十几箱书籍无处摆放，连同包装纸箱一起，全部堆放在了儿子的房间里。

尽管合租房屋降低了一些租房成本，但房租仍然高得让我们夫妇有点吃不消。那时，北海的开发建设刚刚起步，工资比内地高不了多少，夫妻俩的工资一半付了房租，原有的生活水准陡然下降。来到北海的第一个春节，是我平生过得最困窘的春节。我们并不知道，北海仍沿袭着旧的风俗习惯，春节放假期间商店关门，市场休市，买不到大米、面粉、鱼肉和蔬菜水果，从大年初一到初三，我们一家和一同租房居住的朋友们，连续吃了三天面条。

那年春天，北海这座海滨城市特有的潮湿天气“回南天”格外严重，竟然长达半个多月，我们租住的破旧民房设计较差，通风不好，地板潮湿，墙壁淌水，连床铺上都是湿漉漉的，被褥、衣服、书籍、字画，全部发了霉，大人小孩都有患风湿病的危险。临时住所靠近一个大水塘，那里正是蚊子滋生的好地方。一到夜间，成群结队的饿蚊就像纳粹德国轰炸英伦三岛的轰炸机似的，“嗡嗡嗡”地飞进没有纱窗的屋子，向我们袭来，叮得我们遍体鳞伤。喷洒灭蚊剂，死蚊子就黑压压落满一地。

我们夫妇在家乡的六盘水市工作和生活时，已经住上了两房两厅的漂亮公寓。虽然房子是公家的，我们没有产权，但只要不调离那座城市，便拥有永久的居住权，而且不用付一分钱的房租。善于打理家务的妻子，把我们小家经营成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安乐窝，那时还称得上是高档消费品的彩电、冰箱、音响，一应俱全。相比之下，移居到北海，一家三口仿佛掉进了贫民窟一般。曾经竭力怂恿我出山下海的妻子，一将这个格外简陋的家和过去我们那舒适温馨的家相比，就心情不好，露出悔意。

1993年的春节刚过，北海热又陡然升温，北海的房地产热席卷了全国，渴望从北海热中淘金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空房子供不应求，房租一下子翻好几个筋斗。我们的房东以要修房子为名，撵我们搬家。搬到哪里去呢？这时候不但找不到房子，就是找到了，高昂的房租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承受的了。妻子急得以泪洗面，后悔不该抛弃原有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受此急难与委屈。我安慰妻子：“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急难之间，妻子一位好心的同事给我们透了个信息，医院的宿舍里还有空房。我和妻子悄悄去“侦察”，果然发现了两套空房，便顾不得妻子与医院签署的五年之内不得向单位申请住房的协议，厚着脸皮找到医院的领导，说明了自己的困难，提出了住房要求。医院领导表示爱莫能助，因为那两套空房，是市领导打了招呼，留下来招聘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务人才的，我妻子当时只有初级职称，没有资格住进这两套房子，除非市长特批，才有可能分给我们。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突然想起刚来北海报到去见帅市长时，他说过，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去找他。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来不愿意为了私事去麻烦领导，能解决的困难一向是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可眼下遇到的困难，已经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了。我犹豫再三，才下了决心，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去找帅市长。

我和妻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到帅市长家，面红耳赤地说出了苦衷。没想到帅市长二话不说，就给我写了张条子，条子上写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市里引进的人才，眼下无力解决住房问题，希望医院给予解决。帅市长的夫人陈阿姨大约是发现我们神情尴尬，在一旁安慰我们说：“年轻人应该兢兢业业地工作，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领导，是对的。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工作，遇到困难，不找领导找谁呢？”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暖融融的，觉得今后如果不奋发努力，为北海的开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就对不起帅市长这样的好领导。

得到市长的批条，妻子的单位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面积仅有 50 多平方米。我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置办了全套家具电器，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告别了“贫民窟”，搬进了新家。在这个新家里，我专门定做了一个高度从地板到屋顶的大转角书架，安放在逼仄的客厅，“霉后余生”的书籍，大部分得以重见天日，小部分仍然不得不堆放在床底下。

一家三口总算在北海安居了，但生活条件依然达不到在家乡贵州时的水准。

峥嵘北海

为了不让妻儿失望，尽快让我们一家三口在北海的生活水准赶上和超过在家乡时的生活水准，我拼命地工作，想方设法地多挣些钱回家交给妻子。

我调到《沿海时报》时，仍然痴迷着文学，便选择到副刊部工作，被任命为副刊部主任。后来我发现，副刊部实行的是坐班制，工作比较安稳，编稿之余，还能继续搞点文学创作，但收入受限，只能拿点死工资及微薄的稿费。而做记者呢，拿的是工分制的浮动工资，只要勤采访勤写稿，稿子发得多，工资可远远超过坐班制的编辑，如果能为报社拉广告和策划活动创收，报社还有高额奖励。于是，我忍痛放弃了所痴迷的文学，也放弃了副刊部主任的职务，改行去当了记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清晨六点即起，七点钟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工作去了，四处采访、写新闻稿、拉广告、帮助企业策划宣传和营销，甚至于一些自己过去从未想过会干的活儿，只要这个活儿挣到的钱是干净钱，不违法乱纪，不坑害他人，不损伤自尊，我都去干，几乎每天晚上都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疲惫不堪地回家休息。

1992 年和 1993 年，对北海来说，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啊！

1992 年春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全国经济发展再度掀起热潮。1992 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国务院在北海召开了“西南及华南部分省区区域规划”会议，确定了西南及华南部分省市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想，确立了北海所处的独特地位，将北海定为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港口。

对北海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几乎都视察过北海。江泽民总书记 1990 年 11 月视察北海时，对北海做出了“后起之秀，前途无量”的评语。国务院总理李鹏 1992 年 12 月视察北海时说：“北海从区位优势来说，背靠大西南，也包括湖南、江西在内，有广阔的腹地。面向东南亚，区位里有良好的建港条件，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1993 年 1 月视察北海时说：“北海确实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

和其他方面的优势，将来肯定会成为北部湾畔的一颗明珠。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繁荣的城市。”

北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敏锐地意识到，已经具有“地利”的北海，千载难逢的“天时”到来了。他们以超人的智慧与胆识，勇抓机遇，大胆探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新思路、新战略，制定出了“外引内联”双向启动、“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相结合的低门槛政策，大胆让利，将土地作为特殊商品推向市场。

为了尽快改变过去北海“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北海市的领导者们确立了“提高知名度，树立新形象，引来八方客，共建新北海”的宣传方针，提出了“知名度也出生产力”“大开放，大发展，需要大宣传”的口号，采取“借脑袋”的办法，与新闻界广交朋友，盛情邀请中外记者前来北海采访、考察，并以高达万元的奖金，奖励宣传报道北海有功的记者。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记者竞相到北海采访，海内外报刊相继刊发介绍北海的文章图片，迅速提高了北海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中外客商如潮水般涌向北海，掀起了席卷全国乃至海外的“北海热”，堪称中国当代经济史上的奇观。

最先进入北海的，是消息灵通、动作敏捷、具有居高临下优势的“中央军”。尾随其后的，是急于建立出海基地的“川军”“黔军”“滇军”和“湘军”。紧接着，“东北军”“西北军”“华北军”和“外籍军团”也闻风赶来，相继在北海建立了二十几个大型开发区和招商中心，每个占地达数千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北海市政府共批租土地 67.75 平方公里。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流入北海的资金，高达 300 亿元人民币。

1992 年初，北海市仅有房地产公司 3 家，到了 1992 年底，猛增至 800 家，到 1993 年底，已超过了 1000 家。那时，一进入北海，就会感到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浪扑面而来。从市区到郊区银滩、侨港镇、廉州镇、铁山港的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地连片，吊塔如林，新建的高楼大厦、别墅群、公寓楼群、工厂区一幢幢、一片片，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

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建筑、建材、运输、商贸、酒店、娱乐、旅游行业和金融业、工业、开发性农业等的全面发展。那时的北海，每逢“6、8、9”等吉日，总有公司、办事处开业，建筑工地开工，有时一天多达数家，大地上鞭炮声轰鸣，天空中彩色气球飘荡，那种热闹景象，令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干劲倍增。

在“北海热”最热的时期，全国各地和海外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涌入北海的开发者、建设者、淘金者，多达 50 万之众，超过北海市区常住人口的三倍。北海的所有宾馆、酒店人满为患，市中心的宾馆、酒店只要空出一间住房，便有多人竞争，房牌常被人以高价炒买。空闲的单位小片土地、房屋和私人住宅全被抢购、抢租，许多有房有地的北海人，一夜之间变了大款。这进一步推动了北海房地产热不断升温，写字楼、别墅的价格，猛涨到 4000 至 5000 元一平方米，公寓楼的价格猛涨到 2000 至 3000 元一平方米。北海政府以 6.67 万元一亩批租出的土地，几经转手，被炒至二三十万元或者五六十万元一亩。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土地，价格则超过百万元。

北海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骀荡春风，以她独特的区位优势，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优美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从海内外吸引来一拨又一拨的投资者、开发者、建设者，在涛声拍岸的北部湾畔，以超常规的速度率先崛起。

凭借土地成片开发，北海以极其迅猛之势，抢占了“超常规发展”和“跨越式飞跃”的制高

点，完成了原始积累。北海市政府共投资 50 多亿元，大规模地进行公路、铁路、机场、海港、通讯、供电、供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容市貌建设，修筑了“七纵七横”共 14 条宽 50 米至 120 米宽的城市主干道，总长度为 174 公里，拉开了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大框架。修通了市区至铁山港的一级公路，为北海最大的天然优良海港铁山港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北海港深水码头新建了 1.5 万吨级泊位两个、2.5 万吨级泊位和 3 万吨级泊位各一个，使北海港的年吞吐能力达到 500 万吨，开通了与世界 98 个国家 219 个港口的海上航线。北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并不断美化。

仅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北海便走过了深圳特区起步时五年才走完的路程。1993 年，北海市被评为全国投资环境最优秀的 40 个城市之一。同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在北海建立了由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海南、成都、重庆等省市联合组成的“西南五省七方经济协作开发区”，北海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北海的这种“超常规发展”和“跨越式飞跃”，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北海模式”。

沾了北海峥嵘岁月的光，再加上自己年轻力壮，勤奋工作，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回报。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多，全家人的生活水准迅速提高。

坚守北海

1993 年底，“北海热”骤然降温，轰轰烈烈的北海房地产开发，迅速跌落进低谷。

“北海热”降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的原因，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由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带到北海购买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资金，绝大多数是银行贷款，银根紧缩后，新的贷款争取不到，只交了前期土地款的，无力再交后期土地款，做了一半的房地产项目，也因为没有了后续资金而停顿了下来。房地产市场失去了新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

内部的原因，是北海自身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北海人过高地估计了经济发展形势，却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在土地进入市场的过程中，过分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而忽视了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的作用，导致房地产一级市场失控，战线拉得过长，摊子铺得过大，批租了大量未经“熟化”的土地，带来了土地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二是房地产二级市场不规范，使投机者有机可乘，政府土地收益大量流失，致使土地开发利用率不高，用地结构不合理，建设零星分散。三是房地产中介组织不发达，房地产业人才缺乏，整体水平不高。四是北海城市人口太少，工业基础弱，第三产业不发达，想留在北海的外地人因找工作困难而留不下来。过度开发的各类商品房，由于以上原因而严重积压，乏人问津。

开工开业的鞭炮声，在北海骤然消失，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的办公楼、商住楼、别墅群、公寓楼群，大多成了任凭风吹雨淋的“烂尾楼”。那些已经竣工的办公楼、商住楼、公寓楼、别墅群，因无人居住而黑灯瞎火。一排排的商业铺面，也因为没有了商家人驻而关门闭户。一条条修筑中的宽阔平直的城市道路，相继成了“烂尾路”和“断肠路”。

北海经济跌落低谷之后，一些如同候鸟般从全国各地飞到北海来的淘金者们，淘金梦破灭，又如同候鸟般纷纷飞走，飞到那些经济比北海火热的大城市去了。其中，就有我的一些亲友。

我的一些候鸟般的亲友飞到经济比北海更加火热的大城市之后，挣到了比北海多得多的钱，他们打电话给我，鼓动我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北海经济如此低迷，个人收入远远低于经济火热的大城市，你还不走更待何时？”我告诉亲友们，我将坚守北海，因为我热爱北海，看

好北海，舍不下北海。

我之所以热爱北海，看好北海，是因为她是一座在全国屈指可数的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丽的海滨城市。她拥有一碧万顷的大海，洁白如雪的沙滩，世外桃源般的海岛，自然风光美丽如画；她拥有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规划得极具气派的城市道路笔直宽阔，整个市区绿化美化得如同一座大花园，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蜂飞蝶舞，而且物产丰富，物价便宜。这一切美好的生活环境，是那些经济火热的大城市所没有的，也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的。虽然在经济火热的大城市里能挣到比北海多得多的钱，但过的却是不宜居的日子，呼吸的是遭受严重污染越来越浑浊的空气，还得忍受过度的喧嚣嘈杂、拥挤的交通、逼仄的住房，肩负令人难以承受的超高房价。一个人奋斗一生，除了要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就是希望能为自己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让自己过得舒心惬意且健康长寿吗？北海已经给予我这样的生活环境，我为什么要离开她呢？

我舍不下北海，如同舍不下一位曾经同甘共苦的老友，我毕竟与她一起走过了一段共同奋斗、历尽艰辛，又共同发展、共享甘甜的峥嵘岁月。我始终坚信，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北海，生活环境如此优美的北海，经济不可能长期低迷。当人们充分认识到北海的价值时，她一定会重新火热起来。

坚守北海期间，我调离了移居北海之后的第一家工作单位《沿海时报》，先后供职于省城南宁面向全广西发行的报纸《经贸时代报》和《八桂都市报》，担任这两家报纸驻北海记者站的站长。

在北海从事新闻工作是幸运的，因为北海是一座出新闻的城市。北海房地产虽然跌落进了低谷，但北海刮起的曾经震荡了全中国乃至海外的房地产旋风，其冲击波却难以消退，依然牵动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神经。“北海热”时闯荡到北海的50万淘金者，他们大多虽然候鸟般飞走了，但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之后，仍旧关注着留下了他们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北海。有关北海的新闻，一直是全国各家报刊的“香饽饽”。我因为勤采访，勤写稿，不但在自己供职的媒体上稿子发得多，工分挣得多，工资奖金多，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也稿子发得多，稿费挣得多。有的外省报刊，还专门为我开辟了专栏，以高稿酬约我写与北海有关的系列报道和纪实文学。因此，在北海经济跌落进低谷期间，我个人的经济效益并不差。

因为把个人的命运与北海联系在了一起，我便为北海经济跌落低谷，与北海人一同犯愁。我常借采访之机，与北海的有识之士们一同探讨，到底需要使出什么样的招数，才能令北海经济起死回生，走出低谷，迎来新一轮开发建设热潮。我不止一次地将有识之士们的种种设想、种种谋划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引来更多热爱北海、关注北海的人共同探讨这一难题。

北海房地产处于最低潮时，房价跌到七八百元一平方米也乏人问津。我们夫妇认准了，这是一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绝佳机会，也是个人投资房地产的绝佳机会。

我们夫妇经过连续几年的埋头苦干和省吃俭用，有了一些积蓄，便开始着手改善一家人的居住条件了。1997年，我们仅仅花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买一个单间的价钱，就在北海买了一幢北海人称之为“有天有地”的四层小楼房，面积有300多平方米。从此，我们一家三口不仅有了宽敞漂亮的客厅、厨房、卫生间，有了各自的卧室，还有了客房、棋牌室、电视室兼卡拉OK室。我呢，竟然一下子拥有了两间书房，一间用于写作，安放电脑、写字台、资料柜、茶几和沙发；

一间用于藏书，我自己设计了三壁从地板到房顶的双层大书柜，数千册藏书从此进入了“天堂”。

我拿出两间空房，说服了我供职的省城媒体领导，把我负责的记者站设在了家中，不但为单位节约了租金，自己还成了信息时代来临时最早在家里上班的人之一，节省了每天来回奔波四趟去单位上下班的时间和交通费，也省去了辛劳。

酷爱兰花的我，在“有天有地”私宅的房顶开辟了一个家庭兰苑，养了百余盆兰花。

我再也不用晨出夜归地疲于奔命了，过起了工作之余读书写作、莳养兰花、欣赏音乐、乘兴高歌的悠闲自在日子。

我的一位老战友，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作曲家，到北海看我时，对我的住房既吃惊又羡慕，说他这位正师级的军队干部，在北京的住房也仅有七八十平方米。北京的部级领导，国家规定的住房面积，也不过是 150 平方米。我告诉老战友，这是北海现象，只有在北海，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人才能住上如此宽敞漂亮的住房。

改善了一家人的居住条件之后，我们夫妇又开始投资我们力所能及的房地产了。只要稍有积蓄，我们就去买房，能付全款时就付全款，不能付全款时，就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申请银行按揭。我还动员我家乡的亲友们，趁北海房子跌到“白菜萝卜价”的千载难逢机遇，到北海来投资买房。我大胆地预测，区位优势如此优越，生活环境如此优美的北海，其房地产业一定会东山再起，再度成为北海的支柱产业，与北海的运输业、工业、旅游业并驾齐驱。北海的房价，一定会迎来翻着筋斗大涨的一天。

事实证明，我坚守北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1996 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精神指导下，北海市委、市政府逐步明确了土地盘整和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北海实际情况，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开发商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制定出了《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盘整土地及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办法》，该《办法》于 1996 年 4 月 16 日获得广西区人民政府批准，于当年 4 月 29 日正式颁布实施。

北海的土地盘整，深受开发商和广大群众欢迎，自实施以后，稳步推进，进展顺利，取得了巨大成果。开发商的信心重新树立，停建的“烂尾”工程相继复工，一批批新项目相继启动。国务院、建设部、国家土地局及广西区政府，对北海的土地盘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时光进入新世纪，一直在为北海经济建设走出低谷寻找跨越式大发展突破口的北海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提出了“树立新形象，实现新跨越，建设新北海”的口号，决心对北海的王牌旅游景点银滩进行“还沙滩于人民、还沙滩于自然、还沙滩于大海”的大规模改造，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并以改造银滩为新起点，四两拨千斤，带动整个北海经济建设走出低谷，实现跨越式大发展。银滩的大规模改造工程经广西区政府批准后，北海市政府出资 10 万美金，面向国际招标，征集银滩旅游度假区的最新规划设计方案，吸引来世界一流的规划设计公司，勾画出了银滩的新蓝图。

2012 年 12 月，银滩的大规模改造工程开始实施，拆除了银滩公园和海滩公园的围墙、全部建筑物和防浪海堤，恢复了自然植被和自然生态岸线，营造出了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色彩鲜明的

“三带”，即蔚蓝的海洋带、雪白的沙滩带、碧绿的绿化带，扩展了以大型音乐喷泉“潮”为中心的大型市民广场，拓宽了道路，修建了贯通两大公园的步行系统，按照滨海旅游度假区的要求，配置和完善了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经过大规模的改造，银滩升格为世界一流的旅游景区，免费向中外游客开放。置身于碧海银沙中的中外游客，无不对改造后的银滩竖起拇指。

大手笔的银滩改造工程，真正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了海内外投资者的目光，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们，重新看好北海，纷纷涌进北海投资兴业，北海再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建设开发热潮。

北海的陆海空立体交通日臻完善，拥有了通往内陆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拥有了能全天候起降大型客机的现代化机场，拥有了能停泊 10 万吨级巨轮的现代化港口，还开通了到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跨国旅游航线，名副其实地成了祖国大西南的重要出海通道。

北海的工业在短短的几年间鸟枪换炮，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出口加工区、铁山港临海工业园区相继建成，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入驻，相继投产的软件园、电子科技园、海洋科技园、生物制药园和农业科技园等核心产业园，生产出的高新技术产品，涉及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兴材料五大领域，部分产品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随着五家大公司相继上市，北海一跃成为广西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

北海大学园区建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学院建校并面向全国招生，结束了北海没有大学的历史。

涠洲岛被评为中国最美海岛，又为日渐火爆的北海旅游锦上添花。

北海市区和郊区，一条条“烂尾路”和“断肠路”相继复工，修筑成了宽广平直的康庄大道。建成后的北海大道和西南大道，从东住西横贯北海市区、绵延十几公里，宽阔笔直，气派非凡，绿树掩映、花木葱茏，无论白天夜晚，都美丽得令人心醉神迷，堪称北海市的“长安街”，敢与南宁的民族大道一争高下。

低迷了十余年的北海房地产业复苏了，市区内随处可见的“烂尾楼”脱胎换骨，披上新装，变魔术般的变身为星级酒店、办公楼、商住楼，一幢幢 30 层以上的高楼大厦，成了北海市区的地标性建筑。新的住宅小区不断开发，一处比一处漂亮。认识到北海宜居价值的外地人潮水般涌入北海购房置业，令房地产交易量猛增，价格迅速飙升。

身为记者的我，和北海人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兴奋，不断跑到市区和郊区的建筑工地，采访开发商、施工队，拍下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复工和新开工场面，配上热情洋溢的文字，发给我供职的媒体和全国各地的报刊。

记者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着所热爱的业余文学创作。北海丰富多彩的生活，成为我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让我源源不断地发表文学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一次又一次地获奖，成就感和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北海的房地产正如我所预测的那样，在北海掀起第二轮开发建设热潮时又成了一大支柱产业，房价翻了几个筋斗。我们夫妇在北海房地产处于最低潮时对房地产的有限投资，也随之水涨船高了。仅举一个小例子，便可说明我们夫妇投资房地产的小小收获。当北海的房价还徘徊在千元以下时，我在一处新建成的小区为我的一位亲戚买房，小区有几个面积 20 余平方米的车库，只卖 1.5

万元一个都无人肯买。开发商天天打电话给我，动员我买。我当时正好有点闲钱，便投资3万元，买下了两个车库，租给别人用了几年，收租金已经收回了成本。当北海的房价涨到4000元一平方米时，我以20万元的价位，卖掉了这两个车库，用赚到的钱买了辆私家车，成了有车一族。

我坚守北海，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经济上，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感恩北海

沐浴着北海明媚的阳光，迎来又送走一次次海潮涨落，日复一日地享用着北部湾的美味海鲜，起早贪黑地采访写作，努力拼搏奋斗又接受着北海给予的生活考验与馈赠……日子过得幸福而快乐。幸福快乐的时光，总是像飞快的流星一般，倏然划过生命的天空，不知不觉间，我移居北海已经超过了20个年头。

和我心仪的北海一起成长，目睹她从一座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成长为一座驰名海内外的现代化海滨旅游城市，目睹她像出水芙蓉似的出落得越来越美丽，用我的笔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下了她的成长过程，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和我热爱的北海一起成长，为她洒尽心血汗水，奉献出个人的聪明才智，青春年华，同时又分享她的辉煌，她的荣光，分享她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乃是人生一大快事。

北海这座天蓝海碧、空气清新、地灵人杰、物产丰富的美丽的海滨城市，以她母亲般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异乡人并视我如同亲子，给予我无私的爱抚与滋养，让我在这里事业有成，诸事顺遂，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几乎所有的物质梦想，都得以超额实现。当然，作为一个欲望有限的文化人，我所有的物质梦想，既不宏伟，亦不瑰丽，说出来也许会让那些胸怀大志者嗤之以鼻——不过是追求一份衣食不愁的小康生活，住房比拥挤的大都市的人们宽敞一些，居室里安顿了妻儿和老父老母，还有一两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能够安放几排书架，一台电脑，一套音响设备，让自己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欣赏音乐，出门有一辆私家车代步，还有几个闲钱可供买书和偶尔旅游一下，仅此而已。

我情不自禁地把北海视为第二故乡，对她充满了感恩之情。

感恩不能只流于口头，而应该付诸实际行动。当你有能力回报一座有恩于你的城市时，你为什么不尽其所能呢？

我不会经商，不能为北海的经济发展贡献毫厘；我不是建筑工人，不能为北海的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但我手中有一支生花妙笔，能为美丽的北海撰写一些绚丽文字，就像为母亲编织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花环，挂在母亲的脖颈，让母亲美上加美。

我利用记者工作之便，走遍了北海的城市乡村，努力发掘着北海方方面面的美丽。北海的风光风情之美，气候物产之美，历史文物之美，人情人性之美……不断在我的笔下组合成通讯报道、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再配上实地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地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为我深爱着的北海增光扬名，为北海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吸引更多的人喜欢北海，向往北海，加盟北海。

北海是闻名世界的南珠之乡。南珠之乡多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拥有非常多的机会与驰名中外的珍珠亲密接触。我采访过南珠之乡举办的每一届珍珠节，每一次珍珠精品展销会，体验过以珍珠为媒，引来八方宾客，繁荣珠乡经济的盛况。我无数次地深入南珠养殖基地采访，和珠农们一

起感受插核季节在珍珠贝中播种美丽时的喜悦，经历南珠养殖过程中顶台风冒烈日护理珍珠贝时的艰辛，领略采珠时节从珍珠贝里摘取璀璨时的欢愉，不知多少次地写过关于珍珠的新闻报道，也零零星星地写过一些描绘珍珠的散文随笔。

我认识到，北海名气最大的土特产，是南珠；北海最丰厚、最独特、最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化，是南珠文化。“珠还合浦”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在中国的成语辞典里是罕见的以土特产、地名和历史故事有机结合的成语典故，仅从这一成语典故，便可窥见南珠的巨大影响和南珠文化的源远流长。我通过对南珠和南珠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发现从古至今，有人从养殖的角度讲述过南珠，有人从科研的角度讲述过南珠，有人从经济的角度讲述过南珠，却没有人从文学的角度讲述过南珠。这对光耀史册畅销全球的南珠，对盛产南珠声名远播的北海，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决定弥补这一缺憾，撰写一本从文学的角度讲述南珠的书。

我花了近十年的业余时间，收集整理了有关南珠的大量资料，从《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史籍里沙里淘金般地淘出与南珠有关的历史素材。当我收集的素材丰富到可以动笔时，我便以散文的笔调，讲故事的手法，写出了数十篇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南珠的散文，不但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还结集成《珍珠故事》一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珍珠故事》一书出版之后，因为填补了一项南珠文化研究的空白，我被誉为南珠文化研究专家。北海电视台海门讲坛栏目编导刘康找到我，邀请我与海门讲坛栏目合作，制作四十集大型电视系列节目《珍珠的故事》，主题是“以故事说珍珠，以珍珠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北海”。我欣然接受邀请，尝试着把用文字讲述的珍珠故事，形象化地搬到了电视屏幕上去讲述。《珍珠的故事》大型系列电视节目一边制作，一边播放，受到了好评。我又从另一个领域，为北海的历史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个人撰写赞美北海、讴歌北海的文字，我犹觉势单力薄，于是，我邀约像我一样热爱北海的文友们，一同为美丽的北海编织绚丽的文字花环。我把我和文友们编织的文字花环收集起来，编辑成了《北海风光》和《美丽北海》这两本力求把北海最美丽的风光风情一网打尽的散文集，分别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撰写的南珠文化散文集《珍珠故事》，我和北海电视台海门讲坛栏目合作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珍珠的故事》，我编撰的北海风光风情散文集《北海风光》和《美丽北海》，都得到了北海人的认可。《北海风光》《美丽北海》《珍珠故事》这三本书，成了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对外进行文化交流时的礼品书，也成了外地游客和学者专家了解北海风光风情，了解南珠和南珠文化绕不开的重要参考书，这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近年来，北海市委宣传部、北海作家协会组织出版“北海作家丛书”，因为我熟悉编辑出版与印刷业务，组织上安排我负责张罗出版印刷事宜，我不要一分钱的报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联络作家，联系出版社、印刷厂，让“北海作家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做到了让宣传部满意、作家协会满意、出版社满意、作家们满意。

懂得感恩与竭力报恩，令我心灵充盈，精神升华，人生不留遗憾。把感恩之情落实在了行动上，对北海这座有恩于我的城市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回报之后，我觉得我的心灵与肉体都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继续接受这座城市带给我的母亲般的爱抚与滋养时，我便可心安理得。